

与时间书(外一首)

保保

生活需要仪式感,一个人只有把时间当作礼物送给自己,才能成为时间的朋友。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礼物,惟有经过雕刻的部分才是。步入一个飘着小雨的下午我看见:一小段时间踱手踱脚翻过长满青苔的院墙,落地时脚下打滑,摔倒在一只民国的花瓶里,一簇鲜艳的昙花。院子里几个素淡的人手里的茶盏晃荡了一下。一截命运,奋力从茶盏的这边游向那边。一盏茶的工夫,几个喝茶的人变成了另外的人。青砖墙上的野草看见了这一切。它们并没有看见自己身上的光。

与城市书

我的城市不在社会学范畴,它与一些带电的词语有关。它是一块一块钢筋水泥的积木,带翅膀的积木。白天它像汽车一样疾驰,到了夜晚才开始飞翔。它的嘴里咀嚼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——锋利的牙齿咬死了无数懵懂的飞鸟。我向夜莺借了一对翅膀,笨拙地飞翔,我乞求风不要偷走我的想象力,我要用它们创造一座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城市。

坐在生活的一角(三章)

蔡旭

过秤

每当妻子买菜回来,老岳母都习惯于再次过秤。不是为了其它。她说,只是掂量一下买菜贩子的良心。水分肯定是有的。还可称出一些美丽的谎言。不过,不可能称得出农药超标的含量,及转基因食品可能的隐患。不知就等于不存在。——我自己安慰自己。其实我也知道,空气正在变质。无论是瓜果还是蔬菜,早已不再纯洁。这些不再纯洁的营养,又化身成为我的血肉。怪从我口中喷薄而出的词句,竟也有那么多污染物质。

远眺

登上本城最高的楼顶,我想自由地眺望。让一览无余的视线不受限制,心旷神怡的感受不受限制。美,不受限制。但没能如愿。没有人来限制,是我把自己限制了。我只能向远处眺望。问候大海,欣赏林带,辨认在云中雾中浮沉的楼群。品读朦胧中的美。我不能朝近处看。提醒自己不要朝下看,但不觉间眼角余光还是把高高低低的楼群扫描了。那些本想藏之高阁的杂乱、丑陋或荒芜,此时赤裸裸地坦白。那些让主人不愿看到,又以为别人看不到的丑相,原形毕露了。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自由,本是不存在的。不禁有一点后悔。如果不能自由地眺望,似乎没有必要登上全城最高的楼顶。

温暖

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,阴雨还在继续。一位比我老得多的退休老人,蜷缩在屋里,不想出门。领了她的吩咐,我撑开一把小伞上街。但随风吹扬的细雨,还是打湿了我的衣衫。增加了我的体重。怀揣着一本存折,我走入一家银行。得知退休金,已按时来到了她的账户。我如释重负,感到快乐是如此简单。细雨还在继续,并不妨碍我带一些温暖回去。我的心情,不再被淋湿。她的希望,更没有被冻伤。

既见君子云胡不喜

——柳正梅的书画与疏影轩

周睿

在南京书画界,柳正梅写赵体是闻名遐迩的。在这个道新逐异的年代,在众多书家和画家标榜个性的风潮中,柳正梅却痴迷于古人的经典形式,几十年不改初衷,甚至还带动了周围一群尚古的书友画友,长年累月地徜徉于传统书画,乐此不疲。我想探寻的恰是这份古意盎然的秘密。

对于高度科技化、物质化的现代社会,古典的传统注定是以碎片的姿态被现代人所知晓接纳。因为这些碎片失去了过去时代的生活基础,就像书法,硬笔和电脑输入已经将毛笔书写边缘化,不再具有广泛的受众。然而碎片的活力恰恰在其萌生之初电光石火般的心性照亮,它们犀利如箭,轻易地击中后来的洞见者。就像赵孟頫落笔写下的一封信札,那些沾染着他呼吸与心绪节奏的点画,穿梭在历史的长河里,不断被知音遭遇而怦然心动。

对于赵孟頫而言,书法并非新奇的创作,就像他的诗咏一样,只是一个人走向安宁的过程,那些亡国之痛和仕元之恨,人生经历的种种波澜和纠结,一点点在书写中被安顿再安顿的过程。这样安顿的力量,来自晋人,来自王羲之,天真的点画有如抚慰灵魂的旋律,在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不同作者的乐曲中反复回荡,优雅蕴藉,并未觉得其中有多少忧患与激切,却是洞见后的安宁,理沙埋金般的深情与超然。诗经《郑风·风雨》曰:“风雨凄凄,鸡鸣喈喈。既见君子,云胡不夷。风雨潇潇,鸡鸣胶胶。既见君子,云胡不瘳。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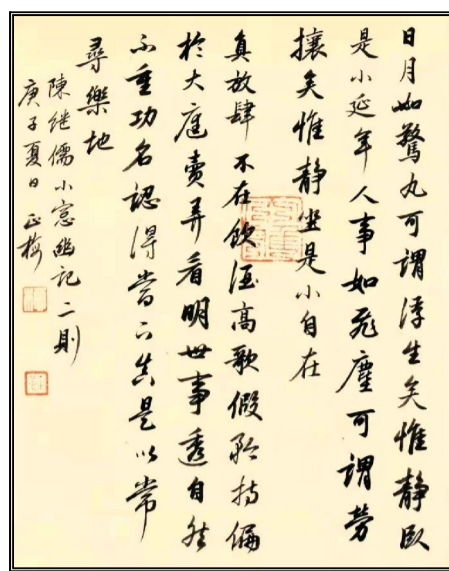
在风雨如晦的元代,赵孟頫遇到了心中的君子,陪伴他渡过情事杂沓的窘境,一点点化解心中的块垒,最终趋向于平静与欣喜。

而今天的我们,在物质繁荣而时尚更迭的都市里,匆促的审美变幻令人迷离,价值筛选的艰难与犹疑,要遇到什么样的“君子”,才足以让我们停下奔波的脚步,驻足安宁?柳正梅碰到了黄胄老师,感染其复兴帖学之志,选择了赵孟頫,选择了越千年而依然在历史长河里从容安和的赵体。我想正是赵字中所特有的安顿的力量,足以让人平静下来,坚定自己的生活目标。

20世纪90年代柳正梅暂时冷却了现代设计和绘画的热情,一心投入赵字的临习,技艺精进,屡入大展和获奖,然而越是在赵体的精深古雅里沉浸,就越能走出竞技的亢奋与小我的自得。她再次平静下来,超越了功名的诱惑,重新开启了学院学习的历程。90年代中期,她离职照顾家庭,繁琐的日常生活,几乎要将个体的自由淹没,女性的价值出路何在?还是赵字的陪伴,让她走出烦闷与狭窄,每日沉浸在点画的精神气韵中,享受绝美却坚定的生活。随着临习的深入和创新的渴求,柳正梅涉猎了恣肆狂放的书画米芾、王铎、张旭、怀素等,然而经历了诸多心性的碰撞与诤问,还是回归到赵体的稳健古雅,哪怕是奔放,也表现出节制蕴藉的特点。就像她喜爱扮演的京剧角色,不是娇美多

姿的旦角,而是深沉持重的老生,因为洞若观火,所以能临危不惧,镇定自若。《论语》里有一段关于君子的对话,“司马牛问君子,子曰:‘君子不忧不惧。’曰:‘不忧不惧,斯谓之君子已乎?’子曰:‘内省不疚,夫何忧何惧?’”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,柳正梅始终保持着“既见君子”的纯真欢喜,忘我执着,几十年沉醉于赵体,深得其力度与神韵,在秀美的形式里饱含了无忧无惧的超然智慧与人格力量。

当柳正梅在赵体书法中获得足够的精神自持力之后,她开始涉猎古画的临习,先后师从南艺、国美名师,钟情于没骨花卉与山水,将多年积累的笔墨技法带入绘画,追求文人画的气骨与格调,进入“志于道”而“游于艺”的自由境界,这也成为疏影轩创办的契机。从“既见君子”,到成全自己成为君子,成为一群书友画友心中的“君子”,柳正梅身上散发出的安顿力与凝聚力,让爱好仿古的书友画友们走到了一起。没有参展评奖的功名追求,没有盈利的目的,不管是在职的中青年,还是退休的老年人,也无论什么职业,大家都会抽出一段时光,来到疏影轩,面对心仪的古画或古帖,静静地临摹,点点滴滴把自己的欢喜与仰慕注入到画卷中。柳正梅的指点示范与其说是技法上的,不如说是精神气象上的,她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鉴赏与品味贯穿其中,营造出一种高古静穆的氛围。所以,哪怕是一些非常繁难的山水巨制,学员们都能耐心细致地花数



柳正梅书

月完成,气象万千,生机勃勃。在疏影轩里,每个人都欣畅得如山间流水,却又无比安闲,仿佛在没有尽头的悠悠岁月里,可以从喧嚣的现实抽身而出,去古典的世界里不慌不忙地折一枝梅,掬一捧水,听一夜雨……在这个加速度变化而诱惑深重的现代社会里,疏影轩是一方净土,是一片桃花源,是与心中的君子悠然相会之所。陶渊明《停云》诗曰:“东园之树,枝条载荣。克用新好,以招余情。人亦有言,日月于征。安得促席,说彼平生。”当柳正梅和疏影轩的朋友们以雅集的方式展示他们的美好画卷时,恰如朋友间的一次盛情邀请,日月如梭,人生苦短,可以将我们吸引到一起促膝而谈的,与其说是书画,不如说是我们一往深情的人生,是我们滴水穿石般深爱君子的力量……

品茶究竟有多少种感觉

欧阳军

喝了10多年的茶,才知道一盏清茗原来是一段都非非的韵律。茶不仅可以饮,可以品,可以啜,可以呢,而且它竟还可以听。

真正有这种感觉是在三圣乡品斋趣闲舍里。那个冬日的下午,天气阴冷四周荡满了一层薄雾的蒙蒙。不巧停电,没有了音响,茶座显得格外宁静。手握茶盅,当滚烫的水被茶艺小姐注入茶壶时,立刻就有一阵裂帛声响起。就在这将饮未饮之际,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种醺游状态,因为我听到一片无喧嚣之形、无激扬之态的醺醉了。

其实,早些时候,我似乎就有这样一种朦胧的感觉。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,我揣了一本薛汕校订的《二荷花史》,竟想去问荷,便直奔三圣公园一隅的荷池。园里游客已稀,我买了一壶茶,坐在临池的亭里,一边浅斟慢啜,一边对着荷池发呆。茶味虽是很普通,却让我在独饮中隐约听到了一种如鸟鸣忘饥般的鸣响。我想起唐人李端《听夜雨寄卢纶》里的一句:“闻君此夜东林宿,听得池荷几番声。”我当时想,要是在这附近能有一家够品位的茶馆,该有多好!

我去过的茶馆并不算多,而位于三圣公园后门的这一家品斋趣茶艺居,多少中了我的下怀。它的动人之处,在于有一种远离市器的幽静,风烟清寂,湖光莹澈。耽饮在此,即便是一盏浅注,怕也能让你如临清流,如坐看云起,如梦雨而至。

说实在的,我并不在意茶艺或茶道上的一整套繁文缛节,我看重的是品茶终于能让我长出一种诗意的听觉,让我能够在那一片如闲云悠悠般的茶语中品味入神,听出无尽的惬意来。



夜鹭 毛三摄

时至今日,有关茶文化的文章是越做越浓了。我注意到它们的一个共同语,即茶道便是禅悟之道。禅悟的获得全在于静,在静寂中超越于俗务之外,在静寂中回归自然。清人龚炜在《巢林笔谈续编》中说:“炉香袅,引人神思欲远,趣从静领,自异粗浮,品茶亦然。”说到底,品茶须悠闲、闲则静,静则定,对清茗便不在于品而在于听了。

我说不出品茶究竟有多少种感觉,但在在我看来,听茶可能是一种至上的境界。

庄周有言:“无听之以耳,而听之以心。”茶的本味是清,一个“清”字,乃从心中得来。只有心听之茶,其间才有高山流水,才有岁月风情,甚至还有铁马金戈。无怪乎有一位长者茶人这样说道:懂得以心品茶者,便懂得中国诗、画、乐之理。

听茶实在是需要心境的。我之悟到听茶,是在休闲的时日。无论是独啜,还是邀三两好友聚品,都是在一种“醺醺而不醉”的境界中进入状态的。

看着茶色由深而浅,听着氤氲急奔奔,心情便随着烹茶的韵律舒展出了几分惊喜和美丽,才知道东坡居士说的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还可以有那那么多的意思,才知道听茶亦是一桩回味无穷的韵事,一切在心之内,一切又在心之外。恍惚之际,只听得那一个“清”字正躲在茶韵里,被抽出一根根声音的丝来,织成一片蕴藏着生机的宁静。心想,在这样的宁静里,一切的尘俗、名利和得失,原来竟可以如日梦般一一退隐了去,沉淀下来的才是自我的本真,是返璞的情韵。

陆游有诗云:“矮纸斜行闲作草,晴窗细乳戏分茶”,以休闲的心境去听那一片载沉载浮的茶韵,的确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和体验。一旦进入这种状态,我甚至不需要什么闻无人迹的静寂,茶的音律便会如同精灵一般在耳际盘旋起伏,潜行出一段悠长的余韵。

听茶,就这样让我体味到了一种境界,一种超然不俗的情怀。

由一位教师出走想到的

孟羽飞

学生诚信品质的关心。零分的判决,是这位教师应尽的责任。

可曾想到,竟会有人将这堵墙凿穿,最终让这些学生在坐享其成的泥淖中愈陷愈深。我们见到的不是如钱学森者,因未发现错误自觉要求降低自己的考试分数,也不是如南仁东、黄大年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严谨精神。裹挟、浮动着的诸如翟天临等人,大言不惭地顶着博士学位,手握抄袭论文,却不知“知网”为何物。

如此“名不副实”的虚名假利,虚浮假象下,这位女教师的出走,是否该引起我们的反思。试问,如果有人来将这种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,没有人来将求真、求知正确观念播种于学生的心中,我们最终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?抄袭将渐渐演变为坐吃山空。当精

神的原野逐步落向贫瘠、荒芜,灵魂的清溪日趋干涸,我们终于成了僵硬的提线木偶,在虚伪的繁荣中得过且过。

俗话说,凡事要“从娃娃抓起”,杜绝抄袭的浮躁,就该从一份作业做起。我感动于那位女教师的严词拒绝,我期待更多人的严词拒绝,而不是像那些家长,包庇纵容,也不是像学校只因一些社会舆论就轻易丢掉底线。唯有当更多的人拉起手来,筑成一道更加坚实的墙,才能遏止那条巨大而贪婪的贪吃蛇,不被剥夺独立思考的能力、求知求真的欲望。

这个社会需要更多“真正的学者”,希望不久的将来,“学者精神”蔚然成风。彼时,我们期待着那位出走教师的归来。

品味焦山

李乃祥

镇江焦山的风景、名胜、文化底蕴、书法艺术确实令人感慨万千,回味无穷。

焦山位于镇江市东北5公里的长江中心。满山茂林修竹、古木奇藤,素有“中流砥柱”之称。山高70米,山峰像狮故又称狮岩。从象山古渡上船到焦山登岸,大江横陈,波涛滚滚,一岛屹立,气度非凡。相传东汉末年河东人焦光来此避难隐居,淡泊明志,以鱼樵为生,采草药,医治百姓病疾。朝廷三次下诏,请他出山未允,后终老山中。人们怀念他遂将山名为焦山。看来无论谁无论什么时间,只要为老百姓做好事,人们总会忘记他的。

一路欣赏焦山山水清秀如诗如画的风景,看得人心旷神怡,如痴如醉。焦山大门楼上刻着“汉晋遗风”四个大字,两边对联“山色,云色,草木色,色色皆空;泉声,鸟声,钟鼓声,声声是幻”恰到好处。翠竹掩映的焦山行宫早已人去楼空。池中红鲤自由自在地游弋觅食。树龄超百年的杨树、银杏、国槐,刚劲挺拔,枝繁叶茂,绿荫如盖,婀娜多姿,不仅防风固沙,且能调节气候,亦可装饰山容。桂苑、盆景再现了大自然神韵,古朴苍劲灵动,以景抒情,以情树景。刺柏、墨松、构骨、雀梅等盆景因其树种优,制作精,意境深,深受游人关注和青睐。

焦山碑林由摩崖石刻与碑林陈列组成。碑岩上现存唐代金刚经刻石、宋刻《壮观亭址瘞鹤铭》(米芾题名题刻)等,均属上品弥足珍贵。焦山碑林几经变迁,现陈列占地7000平方米。珍藏碑刻300余方,分序馆、史料馆、文苑馆、瘞鹤铭馆。回廊曲径,浓荫生香,独具风韵。著名碑刻有唐《魏法师碑》(晚西李府君墓志铭)、宋《蓄狸说》、明刻宋米芾《兰亭序贴》、清《澄鉴堂法帖》等,熠熠生辉,美不胜收。漫步在焦山碑林犹如徜徉在书法艺术的长河中,一方方石碑闪烁着古人的智慧和匠心,流淌着生活的精气神,人间的烟火味。个中治国方略,民俗风情,生活哲理,人生感悟,志趣爱好,四时物候,精神寄托人间百态跃然碑上,真草隶篆各具风采,翰墨留香,惟妙惟肖。碑刻或大或小,或长或短,或圆或方,淋漓尽致地透露出书人的良苦用心。焦山碑林仅次于西安碑林,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镇山之宝的瘞鹤铭是一方悼念仙鹤的碑刻,原刻于焦山西麓摩崖石刻雷轰山上,后因山崩坠入江中。宋代有人发现残石,后又陷入江中。康熙五十二年(1713)由陈鹏年券工从江中捞起五块残石,移置焦山西南观音庵。1962年移入碑林,真迹计93字,残缺12字,对铭文撰书者有四种说法:东晋王羲之,梁朝陶弘景,唐代顾况和皮袭美。镇江的《瘞鹤铭》与陕西汉中的《石门铭》称为世上“碑中之王”“南北二铭”。《瘞鹤铭》只写甲子,不刻朝代,只书其号,不写真名,到底为何时物,谁人书,千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。不过,不管怎么争论,它的艺术价值却是永远抹杀不了的。《瘞鹤铭》的魅力在于它的美,它的古朴奇峭,在于它的传说和未解之谜。能目睹此铭实属人生幸事。

《瘞鹤铭》为历代文人所赞叹。欧阳修称之为:“世以其难得为奇。”黄庭坚谓之为“大字之祖”。苏东坡说:“大字之难结密而无间,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。”明代王世贞评价:“此铭古拙奇峭,雄伟飞逸固书家之雄。”其铭字体结构有草书圆劲之势,有汉隶瘦槩之笔,还有篆书之筋脉。

如果说焦山碑林古朴灵秀的话,那么,此山的寺庙楼阁亭台则显得格外典雅庄重。定慧寺始建于东汉兴平年间,已有1800年历史,大雄宝殿上的藻井为宋时彩绘图案,富丽堂皇。再说别峰庵,庭院一方,瓦屋数间,疏竹几竿。清时扬州郑板桥曾在此读书,并撰门联“室雅何须大,花香不在多”。

站在半山腰的壮观亭看滚滚长江东逝水,西望金山一簇簇青黛飘浮在波涛中,隔江北眺,扬州隐现于云水间。大自然的壮丽景色使人荡气回肠,豪情满怀。焦山绝高处还有座汲江楼屡有兴废。登楼远眺江水茫茫,山麓脚下盘旋,白云在山头飘过,山气蒙蒙,黛色重重,真有点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意味。古炮台则留下了镇江人民抗英、抗日的英雄史篇和岁月痕迹。

焦山的风味是品不完的,焦山的景色是赏不够的。